




写作，找到
表达自己的方式

宫敏捷 著

写作，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宫敏捷

著

 羊城晚报 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写作, 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 宫敏捷著.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543-0654-3

I. ①写… II. ①宫… III. ①小说创作—创作方法
IV. ①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5748 号

写作, 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Xiezuo, Zhaodao Biaoda Ziji de Fangshi

责任编辑 黄捷生 潘子扬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责任校对 梁醒吾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309 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90 毫米 × 126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7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654-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淮安日报》访谈录

《淮安日报》：一年大约读多少本书？

宫敏捷：基本保持一周一本，这是十几年的习惯了。前些年，看书比较凶，每天基本保持五万字；如今工作繁忙，只能中午和晚上抽空看看，但也能保持三万字左右。一周下来，读完一本二十万字左右的作品，是很轻松的。算起来，一年大概五十本左右。

《淮安日报》：纸媒的变局对阅读习惯有变化吗？手机、平板、电脑与纸质书的比例各占多少？

宫敏捷：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我只看纸质书籍，从来不在手机、电脑和平板上阅读。我喜欢手捧着书，一行一行地往下看。我一直坚信，文字是有气息和味道的，只有这样的方式，读者才能与书本的主题融会贯通在一起。而且这个过程，仪式感很强，有些像朝拜，是在向文学殿堂朝拜。

《淮安日报》：平时都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

宫敏捷：主要看外国文学，尤其是小说、评论和传记方面

的。我看书，是以以书找书的方式不断推进的。每一本书，都会将我指引向另一本书，我由此而结识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作家。凡是喜欢的作家，我又会把能在中国市场上买得到的作品全部读完，包括作家传记及别人为他写的各种评论。最后的结果是，许多人是一本一本本地找书看，我是一个又一个作家的找着看。

《淮安日报》：有过难忘的阅读记忆吗？

宫敏捷：我系统地看外国文学，是由看威廉·福克纳开始的，看福克纳，又是从《八月之光》开始的。这本书，我看了三遍。我下定决心学习外国文学的初衷，是发现自己在小说创作方面，眼高手低，无法去呈现自己的各种文本构想，这才一头扎进书堆里，再也没抬起过头来。到现在，相对于写小说，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去阅读小说。在文学创作上，我发现自己就像一堵到处渗水的墙壁，看《八月之光》的过程，就是在这道墙上，一层又一层地做防水。很多年过去了，我都时不时会拿起这本书来，忍不住又看一遍。我就此迷上了福克纳，看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我对他个人的熟悉程度，胜过身边的大多数熟人，并最终迷失在福克纳的文字里。当我连续看了六遍《我弥留之际》时，发现自己失语了，不想说话，也不想创作，拿起笔来，写不出任何东西。当然，也看不进除了福克纳之外的任何作家的东西。这样的状态及内心深深的不适，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调整过来。不过，很遗憾，我后来，又迷失过三次，一次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次是詹姆斯·乔伊斯，还有一次，是伊恩·麦克尤恩。我也因此而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淮安日报》：怎么看待阅读这个问题？

宫敏捷：我所说的阅读，指的是有效阅读。喜不喜欢阅读，是一个心态问题。许多人，总以为自己是天才，光靠灵感，一提笔，就能写出好文章来，所以，从不看书；或者，快餐式地阅读，见刊物发什么，就跟风写什么——说句题外话，身边确实有好几个这样的作家，他们自己不看书，说起看书这个问题，还会语带嘲讽地笑话别人。也是这些人，他们二十年前写的作品跟二十年后的，几乎没什么两样——这就是没有学习之心，不明白阅读之于写作的重要性。不看书，就不知道文学二字的广度和深度，不知道呈现一个主题的可能性有多少。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从未遇见过哪一个作家，未经过扎实而系统的阅读，就能写出传世佳作。我喜欢的作家，我都会特别去看一看他们的传记，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天才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他的书单，你就会发现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兰兹·卡夫卡、塞万提斯等前辈作家的作品，一直在陪伴着他。

《淮安日报》：说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

宫敏捷：我看威廉·福克纳，是从他的长篇开始的，迷上他以后，我就到处找他的书，却发现，许多地方都买不到他的短篇小说集（他的书大量印刷，也是这一两年的事情）。有一次，我逛沃尔玛，看到路边一个收废品的老汉在卖旧书，我蹲在路牙子上选了半天，都没看到中意的，他就说，家里还有很多，可以去他的家里选。我就提着在沃尔玛购买的东西，跟他一起去家里选书。那是在深圳一个叫黄贝岭的城中村里，老汉跟其他三个

人租住在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很拥挤。除了睡觉的地方，屋里堆满了到处捡来的各种废品。他从床底下拖出几个蛇皮口袋，放到院子里来，打开一看，全是书。我又蹲在他们的院子里，选了半天，正好挑中了一本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集《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很旧了，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封面都完全破了。我如获至宝，拿在手中，就没放下来过，上洗手间都是带着去的。看《沃许》那一篇时，我想到余华说起过，他是怎么在这个小说里，掌握了心理描写的技法的；类似的话，莫言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过。我一时浮想联翩，把书放在了洗手台上，忘记带走了。那时，我还住公司宿舍，洗手间是公共的。也就是几分钟时间，等我想起来跑回去，书就不见了，害得我楼上楼下乱跑，问遍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都没一个人看到过，心里就别提有多难受了。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巧，大概过了两三天，等我我觉得我将永远失去这本书时，我在去社区超市买菜的路上，又在另一个收废品的人那儿，看到了这本书。我又再一次花钱把它买了回来，不过，比上次多花了五块钱。

《淮安日报》：身边喜欢阅读的朋友多吗？

宫敏捷：不多，也就三四个，我们会相互荐书；偶尔也会小聚一下，交流读书心得。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本书，很多时候，几杯酒下了肚，兴致高了，会掏出书来，将一些精彩片段绘声绘色地朗读给大家听。我们乐此不疲，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记忆最深的，是作家郭海鸿给我朗读马尔克斯的散文，写的是马尔克斯第一次在巴黎大街上偶遇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事情，十分逗趣。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来，我都想笑。

《淮安日报》：这个酷夏，你正在读哪些书？

宫敏捷：我在包里背了一本书，买很久了，最近才拿出来看，是《火车梦》，作者是丹尼斯·约翰逊，我现在迷他，我是通过他的《耶稣之子》找到他的，在下单《火车梦》的同时，连他的《烟树》也一起买了。我时时得为自己备够阅读的书本，我很害怕自己会停下来，不是不再看书，而是怕找不到喜欢的书保持连贯的阅读。我说阅读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这有两层意思：其一，阅读能让我始终保持内心的美好。实际上，生活总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幸好有书，缺失的东西，我都能在书本里找到。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就不会过于计较什么荣辱得失；其二，相比这个世界而言，个人真的太渺小，也太脆弱了，再有力的反抗或对抗，都是以卵击石，幸好有书，它能在精神上持续支撑着我们，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当然，看书就得看被时间证明了的真正的好书；看一本坏书的同时，就浪费了看一本好书的时间。忘记这话是谁说的了，说得千真万确。

《淮安日报》：能具体谈谈“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这个话题吗？

宫敏捷：在我看来，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从我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开始，从社会、从学校、从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接收到各种信息，学习到不同的东西，我们由此而确认了自己是谁，逐渐明晰了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并通过这些信息，构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为什么人与人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会千差万别，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就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学习到的东西不同，构建的

价值体系不同。而写作，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如何在千篇一律的情况下，表达自己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与众不同的感受。不只是表达出来，而且要表达得好看，有趣，有思想，有深度，有艺术色彩，如果可能，还要成体系地表达。这个时候，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表达的内容更有价值，就变得非常重要。从个人的经验来看，阅读是一条必经之路，能让我们站在许多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也更有格局，还能少走一些弯路；与此同时，写作实践不可或缺。不管我们在巨人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最终都要转化为自己的，写出自己独有的东西来。可以说，要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二者缺一不可。

《淮安日报》：你平时小说创作量大吗？

宫敏捷：不大，一年15万字左右，加上一些散文和评论，估计20余万字。就如上面说到的，相对于写作，很多时候，我更喜欢阅读。我写东西，对文本的独特性要求很高，一般不会重复自己成功的文本模式写第二部小说。内心里，我不只是要做一个小说家，还想做一个文体家。这决定了我构思小说时，往往会考虑，曾经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文本模式写作过，如果有，我基本就放弃了，没有写作激情。我看别人的书，不管是故事情节，还是文本主题，都希望有一定的冒险性，如果没有什么挑战，我倒倒看不下去。这就决定了，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小说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往往就取决于我写作的文本结构是否具有一定的冒险性；越是有冒险性的，写起来，又越是有挑战性。这有点剑走偏锋的刺激感觉，从而也决定了我写作的产量不会很高。

《淮安日报》：你的小说更偏重于哪些题材？

宫敏捷：往细了不好说，也说不好，我只能说，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我都喜欢。似乎是潜意识的，写几篇城市小说后，我就会间隔着写几篇农村题材的小说，似乎是为了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与思维。这也跟我处理这两种题材的写作诉求，有很大的关系。城市题材的小说，我会写得先锋一点，新锐一点。大量的看书阅读后，我更喜欢用城市题材的小说，去把学习到的东西在文本里转化一下。而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的叙事方式，会偏传统一点。但从量上来说，农村题材的小说多于城市题材的小说。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城市题材的小说，要想写得独特而有个性，是比较难的。全球化背景下，似乎全世界居住在城市的人们，面对的问题与困境都大同小异，要想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对绝大多数作家来说，都是个难题。其二是相对于城市题材，我更熟悉农村题材。从小在农村长大，许多东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提笔写下，珠圆玉润，自成一体，任何时候，都比写城市题材得心应手。且从长远来看，农村题材的更受欢迎，也能在更为广阔的地域上，走得更远，更能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的人所接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淮安日报》：关于小说创作，你对初学者有什么建议？

宫敏捷：文学式微，被边缘化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这说的是纯文学。在市面上大行其道、广受欢迎、读者众多的是通俗文学。这两种创作方向，完全代表了从事小说创作的两个作家阵营。所以，意欲从事小说创作的初学者，首先要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写的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纯文学

讲求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在技法与文本主题上，有更高的要求。而通俗文学是写来供人们消遣的，打发时间的，旨在满足人们的愉悦性与消费性。从市场的反应来说，自然是通俗文学更受欢迎，所以纯文学才会被边缘化。尽管如此，意欲从事小说创作，也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条路不容易走，写的人太多，要想冲出来，真的很难。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性，没有大量的阅读与创作实践，是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写出好作品的。还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对待自己的文字，你怎么对待自己的文本，别人就怎么对待你的文本，这是毋庸置疑的。

《淮安日报》：你只写小说，还是也写其他东西？

宫敏捷：我主要还是从事小说创作，有刊物约稿了，也会写一些评论文章。我写评论，要么是自己有一些小说写作心得，需要自我总结一下；要么是作家朋友出了书，被出版社或者作家本人邀请，写写书评。不然，我是不会花时间专门去写评论的。我宁愿在小说创作之余，写写散文，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我觉得这两方面的文本，我写得都还不错，只是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我只在小说创作上有野心，且只想抓住这一项，做专做精，害怕眉毛胡子一把抓，到最后什么都没做好。

《淮安日报》：你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锅圈岩》，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宫敏捷：这本书由9篇中短篇小说组成，除《太木路》一篇，其他的都是农村题材的。集中写了我老家的一些人和事。小说完成的时间跨度达五六年，所以写作越早的，越能看到我向威

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等大师学习的痕迹，而写得最晚的这些篇章，我已经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了，叙述充分、自信、自由。我觉得每一篇都不可复制，妙不可言，让我再回头重新写一遍，都是不可能再完成的任务。这些小说，基本都是在省级以上的纯文学刊物发表过的，有一些人物是虚构的，还有一些人物是真实的。也就是从这个集子开始，我迈出了构建自己文学版图的第一步。后续的著作中，还会陆续推出更多与此文学版图有关的小说和人物，对此，我自己也十分期待。

2018年6月

目 录

contents

小说视点之于文本的重要意义	001
小说的故事，应该怎么讲	014
大师的意见或许就能让我们少走弯路	023
第一句话常常比全书其余部分都要难写	031
越是伟大的作家越要把他拉下神坛	037
我们是否只能依靠灵感写作	043
那些值得我们顶礼膜拜的作家	048
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作家	055
关于现实的思考与写作尝试	059
读一本好书如书写它一样难	063
一篇小说的厚与薄	075
一个小说人物的诞生	080
一篇小说的完美构思	088
当我们看小说时，我们在看些什么	092
福克纳的创作小秘密	097

只有梅尔塞·罗多雷达例外	102
一名天理难容的女作家	106
《阿拉比》的分身幻术	110
如何走进马尔克斯	116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的苟且 ...	121
“跨行”和“意象模糊”	127
1927年的《菱荡》	130
传书者	136
泄力之王祥夫的《桥》	144
郭海鸿的另一个故乡	148
在文学的故乡到处“流窜”	155
一个带着恨意写作的人	173
现实与历史的一部分	179
后记	186

小说视点之于文本的重要意义

什么叫视点，我查阅了字典，也在百度上看了相关资料，总觉得不够准确。我所看到的解释，都不能完全囊括“视点”之于小说的重要性。广义上来说，视点，就是小说文本的情感焦点。每一篇小说的所有情感，都必须是从这个焦点发射出去的；或者说，都必须是围绕着这一个焦点去阐述的。狭义的解释里，视点，就是小说的叙述点，或者说是小说的叙述角度。

我会经常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那就是作家、小说文本、小说人物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关系是一定有的，小说是作者书写的，人物是作者通过小说塑造的，但这不过是三者之间最简单明了的一层关系。他们之间还有第二层，那就是距离关系。作者，得与你的文本保持距离，有了距离，你才能对文本有清晰的认识。从主题到结构、从人物塑造到语言修饰，等等。始终保持距离，你才能发现文本的不足之处。尤其是，作者不能把自己写到文本之中去；始终要明白，小说里的这个天地，它是属于人物的，不是属于作者自己的。聪明的读者一

看语境就会知道，作者在书写的时候，是否将自己置身其中了。

还有一个距离，是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其实，作者、文本、人物，这三者之间，是渐次疏远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与人物之间，隔着一个文本。这种距离包括生活环境的距离，还包括情感的距离。作者有作者的生活环境，你就是你，你不是人物；人物有人物的生活环境，尽管整个环境是作者给人物设置的，一旦写入文本，它就已经跟作者没有关系了。你得让他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所有的感情，都应该是人物的感情，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零角度叙述了。如果作者将自己的感情与小说人物的感情混为一谈，那就不存在零角度了；小说的气场，随之就完全散了，读者也失去继续阅读的兴趣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每一篇小说，不管是我们自己写的，还是我们看到的，里面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几个人物；有主要人物，也有次要人物。这些小说，如果换一个人物来讲，会是什么样子。比如，小说是写一对夫妻的，夫妻有子女，双方有父母；把小说换成其中一个子女或者双方父母的其中之一来讲，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经常思考的视点问题。视点变了，故事也跟着完全变了，与此同时，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已经准备好的素材就用不着了。但是，我们同样会发现，视点找准了，小说的文本质量也随之提高了。

而我开始思考视点这个问题，是自大量看了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及部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之后。比如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这一篇，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一个武士陪同自己的妻子回娘家，经过一个竹林时，妻子被一个大盗给强暴了，武士自己也死了。但是，这篇小说通过故事中涉及的不同人物的讲述之后，

就有了多重的结局，故事也就越来越复杂了。在大盗的讲述中，妻子的丈夫是他杀的，而且是用公平决斗的方式杀死的；在妻子的讲述中，丈夫是自己杀死的，因为，他身为武士，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因而被大盗凌辱，眼看着自己被大盗凌辱，还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在丈夫的讲述中，他是自杀的，因为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何况妻子被强暴之后，又爱上了大盗。这样的多视觉讲述，小说的故事版本不断改变，最后读者根本分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说是20世纪初的作品，但它有着强烈的现代意味，对后世作家的影响非常巨大，就算放在今天，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跟传统小说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小说故事的发展，线条和时序都清清楚楚，到了结尾，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每一条故事线索都有了清晰的去向和结果。比如：四大名著以及后来巴金写的《家》《春》《秋》等文学著作，包括日常看到的消遣类的通俗文学；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每一个人物的身世和归宿，都讲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

这种差异，恰恰就反映了世界文学史上小说这一艺术门类叙事理念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以一个人及其作品为标志的，那就是亨利·詹姆斯。他生于1843年，死于1916年。主要写小说、文学评论、游记、传记以及剧本。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小说，比如《黛西·米勒》《螺丝在拧紧》《一个美国人》等等。这些作品，许多朋友都看过。但我觉得，他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小说艺术》这一本评论书籍。这本书，有三个观点，引领了此后一百多年的文学创作，至今还指导着我们的写作。意识流作品，所受的影响最大，也是成绩最为斐然的。